

研析貝多芬 D 小調第九號《合唱》交響曲

篇名

研析貝多芬 D 小調第九號《合唱》交響曲

作者

陳芃蓀。私立曉明女中，二年己班

壹●前言

每個團體有其會歌，每個國家有國歌，整個人類無疑也有一首「世界歌」，而這首唱出人類對「大同世界」願景期盼的歌曲，無疑是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中的《快樂頌》，它比法國大革命時期充滿殺伐之氣的《馬賽曲》更具人性與普遍性，它比共產世界與社會主義世界中流傳的《國際歌》少了些烏托邦式的空泛。一九八九年拆除柏林圍牆時，人們唱的是《快樂頌》，一九八五年被定為歐洲共同體之歌，公元二〇〇〇年的許多千禧年歡慶場合中，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都是最熱門的曲目。能夠引發舉世共鳴的《快樂頌》，它的創作背景為何？它的本質為何？貝多芬如何根據德國詩人席勒的詩作譜曲，而將交響曲的創作推向另一個境界？這些都是我們在欣賞這首曠世鉅作之前值得瞭解的。

貳●正文

一、寫作《合唱交響曲》的背景

01 時代背景

『這首交響曲首演於 1824 年 5 月 7 日，是「啓蒙時代」最深刻的時候，當時代的人，親眼聽到、看到法國大革命和美國大革命從開始到成功，經歷了拿破崙崛起到侵略歐洲的戰亂，對於人生而平等、四海隻內接兄弟這些啓蒙時代所標榜的蟲高精神，心嚮往之，進而相信這是在不久將來就會實現的夢想。他們沒有現代人置身於大時代、紛亂複雜的失落感和無奈，單純而天真的相信這個理想指日可待。』（註一）

02 作《合唱交響曲》時的作曲家

『此曲乃是貝多芬五十四歲時完成的作品，但事實早在譜作第八號的 1812 年起，貝多芬就以構想寫作第九號，這在當時的筆記中便可發現《d 小調交響曲》的字樣。至於在本曲的合唱部分使用席勒（Schillers）的《快樂頌》（An die Freude）來譜曲之構想，則早在離開故鄉波昂之前就開始，他曾在 1793 年寫信給席勒的太太夏綠蒂，表明自己想將該詩譜曲的意願，之後連續在 1808 年、1818 年都做過嘗試，讓他慢慢了解到此詩不能用尋常的歌曲來襯托，而需要更雄偉的架構來鋪陳。因此，第九號交響曲在貝多芬腦中至少盤旋了三十年，而這三十年間，他也寫了不下兩百到的《快樂頌》主題。

拿破崙戰敗後的 1814 年，再維也納召開「維也納會議」的當時，貝多芬雖名副其實的造就了「維也納的光榮」，但其後卻接二連三出現了許多煩惱。諸如耳疾惡化、身體不適，與弟子間的糾紛，為外甥卡爾撫養權的訴訟，以及庇護者們紛紛

引退維也納，這些不但使《莊嚴彌撒曲》(Missa solemnis) 的進度大幅落後，也使收入減少的貝多芬日漸消沉。就在此時，倫敦的愛樂協會適時伸出援手。1822 年接受該協會委託寫作新交響曲的貝多芬，在反覆不斷推敲下，終於完成大作。」(註二)

03 作《快樂頌》時的作詞者

『席勒是位德國大詩人、劇作家、文學理論家，德國古典文學的創始人之一。於 1759 年 11 月 10 日生於內卡河畔的馬爾巴赫，幼年受牧師啓蒙教育，1773 年進入軍事學校。從 1776 年起，開始在雜誌上發表抒情詩作。1781 年，席勒在「狂飆突進運動時期」創作風格大多以渴望自由，維護人的尊嚴，無情揭露封建專制制度的醜惡與黑暗為主。它們給已經平靜下來的狂飆突進運動掀起了新高潮。

1785 年 4 月，當時的席勒受到歐根公爵的迫害出逃在外，身無分文，負債纍纍，過著漂泊不定的生活。正在席勒走投無路的時候，萊比錫四個素不相識的年輕人仰慕席勒的才華，寫信邀請他到萊比錫去，路費由他們承擔。席勒接到信後立即從曼海姆出發，不顧旅途困頓和身體虛弱，走了八天來到萊比錫，受到四位陌生朋友的熱情歡迎和無微不至的招待。《快樂頌》就是在席勒感受了這種雪中送炭的溫暖後，以萬分感激的心情寫出來的。同年秋，席勒又隨他們遷居德累斯頓，這時狂飆運動已經衰歇，進步的知識份子所憧憬的一場真正的反抗統治者的群眾運動，面對著當時「怯懦狹隘，軟弱無力，無任何開創能力」的小市民，感到沮喪絕望。」(註三)

二、《合唱》交響曲分析

01 樂曲賞析

『貝多芬把他過去在音樂方面的成就作了一個綜合，同時走上了一條新路。—樂曲一開始時(稍莊嚴而不太快的快板) la-mi 的和音，好似從遠方傳來的呻吟，也好似從深淵中福起來的神秘形象，直到第十七小節，才響亮地停留在 d 小調的調性上。經過許多次要的樂旨，本章的副句(降 B 大調)《第二》、《第五》、《第六》、《第七》、《第八》各交響曲裡的原子，迅速地露了一下臉，回朔著他一生的經歷，把貝多芬完全攏蓋住的陰影，再作品間移過。現實的命運重新出現在他腦海裡。

第二樂章(非常活潑)句讀分明清楚，在《彌撒曲》及《費岱里奧序曲》內都曾經出現，表示歡唱的喜悅。中段，豎笛引進一支細膩的牧歌，慢慢傳給整個樂團，使全樂章蒙上明亮的色彩。

第三樂章（緩板）似乎使心靈遠離了現實，短短的引子只是個夢。接著便是莊嚴的旋律，虔誠的禱告逐漸感染了熱誠與平和的情調。另一旋律又出現了，淒涼、惆悵。遠處吹起了號角，另你想起人生的戰鬥，可是熱誠與平和未曾消滅，最後的小聲把我們留在甘美的凝想中。

但幻夢終於像泡沫似的隱滅了，中局最初七小節的急板又捲起激情與衝突的漩窩。全曲元素一一再現，溶解在最後一樂章。從此起，貝多芬在調整你的情緒，準備接受隨後的合唱了。大提琴為首，漸漸領著樂團唱起美妙精純的樂句，鋪陳很久後，曠野的引子又領出那句吟誦體，但並非低音提琴，而是男中音的歌唱：「噢，朋友，毋須這些聲音，且來聽更美更愉快的歌聲」（這是貝多芬自作的歌詞）接著，樂團與合唱團同時唱起《快樂頌》。每節詩在合唱之前，先由樂團傳出詩的意境。合唱是由四個讀唱和四部男女合唱組成的。歡樂的小節會由遠而近，當樂曲終了之時，樂器的演奏者和歌唱員賽似兩條巨大河流，會合成一片音響的海。」（註四）

02 樂曲的意念

『在貝多芬的意念中，歡樂是神明在人間的化身，祂的使命是把習俗和刀劍分隔的人群重行結合，祂的口號是友誼與博愛，祂的象徵是酒，是予人經歷的旨酒。由於歡樂，我們方始成為不朽。所以要對神明致敬，對使我們進入更苦之域的痛苦致敬。在分裂的世界之上，一個以愛為本的神，在分裂的人群中，歡樂是唯一的現實。除此之外，席勒的《快樂頌》，在十九世紀初其對青年界有著特殊的影響，第一是詩中的民主與共合色彩在德國自由思想者的心目中，無殊《馬賽曲》之於法國人，其次，席勒的詩中頌揚著歡樂、友愛、夫婦之愛，都是貝多芬一生可望而未能實現的，所以尤有之共鳴作用。

最後，我們更當注意，貝多芬在此把字句放在次要地位，他的用意是要使器樂和人聲打成一片，而這人聲既是他的，又是我們大眾的，使音樂從此與我們的心融合為一，好似血肉一般不可分離。」（註五）

03 樂曲的獨特與影響

『就結構來看，它是空前的，一般的交響曲約為五十分鐘，但它以正常速度演奏仍需七十五分鐘，日本便是以《合唱》的時間作為依據，把 CD 收錄時間的長度定為 76 分鐘，他們認為絕不可把《合唱》切斷。而樂團更是加進了四把法國號、三把長號、一把高音小號、一把被低音巴松管和大量的打擊樂器，另外，再交響曲中加入合唱，也是前所未有的。貝多芬大幅度的擴充了交響曲的時間長度和樂

團的編製，這深深的影響後代的作曲家，如：馬勒的《第二號復活》、奧福的《布蘭詩歌》…等。華格納的樂劇，也同受影響，將聲樂當作器樂來處理。《合唱》的偉大，不只在第四樂章，第二樂章也是傑作，普通的詠諧曲頂多五分鐘，而《合唱》有十分多中，卻又不致令人感到難耐，羅西尼即認為這是個非常完美的作品，葛另卡聽到此曲當場落淚，他認為中期一生也無法寫出如此完美的曲子。也正因它完美，任何演奏家與樂團均很難征服這最高的聖母峰。」（註六）

參●結論

耳聾，對平常的人是一部分世界的死滅，對音樂家卻是整個世界的死滅。但貝多芬卻不曾死！並且重造那已死亡的世界，重造音響王國，為交響曲開創了新的里程碑，但他影響的不只是音樂界，他「用痛苦換來歡樂」的精神也深深的影響每個人，如同孟子所說的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行拂亂其所為，所以動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…」。

而《合唱》，不僅是愛樂者的曲子，更是人類文化的重要作品，它是西方啓蒙思想的高峰，歌詞中「自由、平等、博愛」精神，正是啓蒙思想所強調的，也是人類歷史關鍵性轉捩點最具影響性的宣言。

肆●引註資料

註一、許麗雯。《你不可不知的貝多芬 100 首經典創作及其故事》。P.60。
台北市：高談文化，2007。

註二、林勝雄。《名曲指南系列 1 交響曲（上）》。P.40。台北市：天同出版，1987。

註三、大紀元文化網 <http://www.epochtimes.com/b5/2/5/10/c7959.htm>（檢索日期 2007/07/21）

註四、羅曼·羅蘭（Romain Rolland），傅雷。《貝多芬傳》。P.129~130。
台北市：世界文物 1996

註五、羅曼·羅蘭（Romain Rolland），傅雷。《貝多芬傳》。P.131~132。
台北市：世界文物 1996

註六、崔光宙、陳國修。《十大名曲版本比較新齊物論》。P.16。
台北市：世界文物 1994